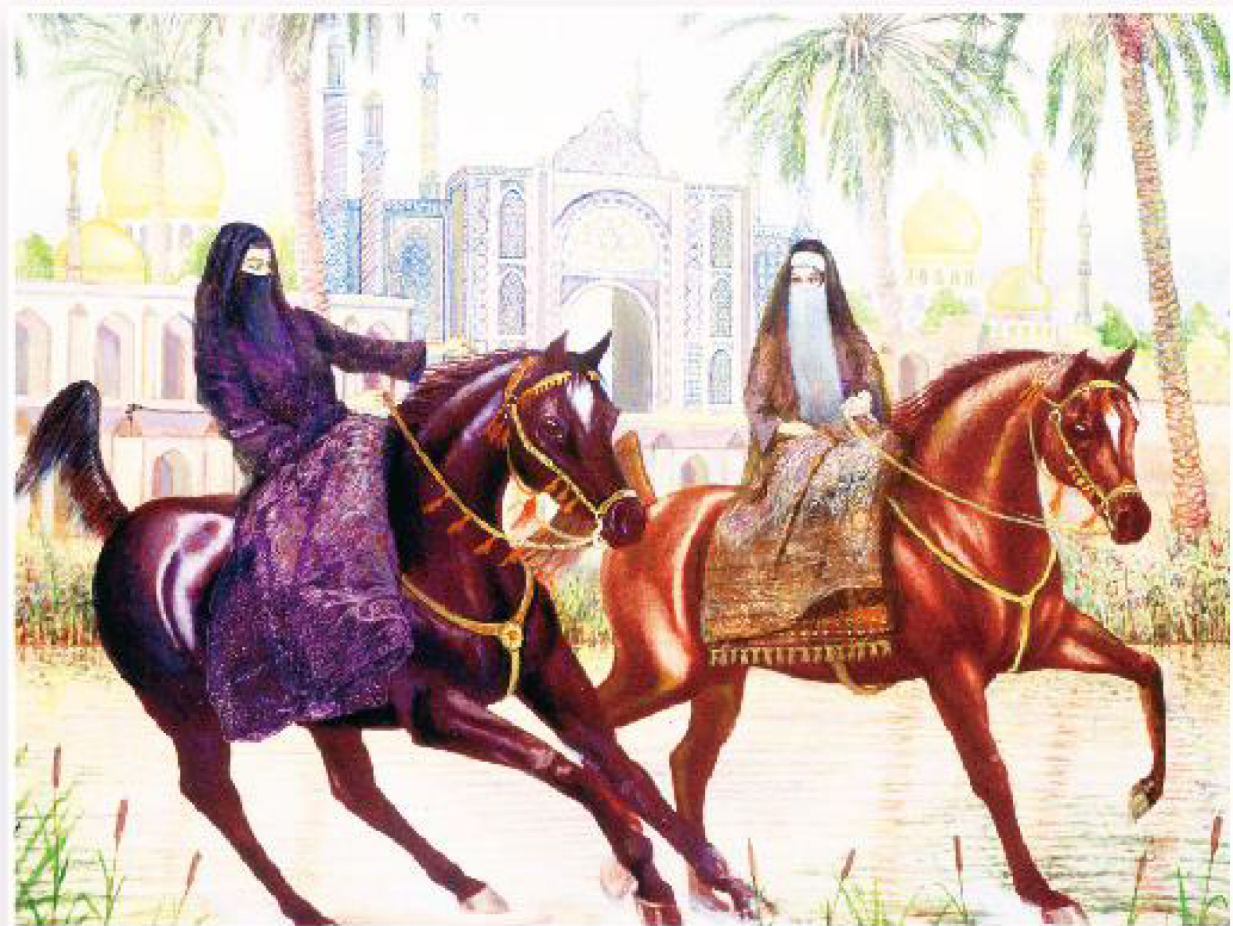


塔希丽

Táhirih



洛厄尔·约翰逊◎著 伊万·劳埃德◎绘



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
Baha'i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



塔希丽

Táhirih



洛厄尔·约翰逊◎著

伊万·劳埃德◎绘画



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
Bahá'í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





塔希丽

Táhirih



目录

“金王冠”系列简介·····	i
1. 倾国才女初长成·····	1
2. 千里荒漠寻业师·····	6
3. 梦中初遇应许者·····	8
4. 遵行神意无险虞·····	10
5. 千人追随奇女子·····	13
6. 圣尊妙计解危厄·····	16
7. 神恩眷佑至天园·····	22
8. 面纱一掀众人惊·····	25
9. 不做王后做导师·····	31
10. 杀身成仁芳名远·····	35
尾声·····	41

“金王冠”系列简介

在“金王冠”系列中，你将会读到可歌可泣的牺牲故事。无论是谁，读了巴哈伊信仰早期信徒的故事，都会纳闷：那些人为什么能那样奉献自己的生命，勇于牺牲。巴孛^①和巴哈欧拉^②的天启有什么奇特之处，能使普通人登上英雄之巅峰，为了信仰光荣赴死？

巴孛和巴哈欧拉的教义，重申以往先知的所有神圣原则。关于那些原则，你可以在巴哈欧拉撰写的《隐言经》这本书中读到。在一些永恒真理之外，巴孛和巴哈欧拉提出了新教义，上帝的过往先知从未宣说过的教义，以下是其中几则：

首先，所有人属于同一个人类大家庭。巴哈欧拉对所有人说：“你们是一树之果，一枝之叶”。祂说芸芸众生就像一棵树，各国和各民族是它的枝干，男男女女好比树上的花朵和果实。以往所有宗教，把人群一分为二——这群人号称上帝经书之民或者纯正之树，那群人被斥为迷途之民或者邪恶之树。巴哈欧拉革除了这种教义，宣布世界是同一个世界，世间万民是同一家人。这是巴哈欧拉的一条特别

① 巴孛是巴哈欧拉之先驱的名号。1819年10月20日，巴孛生于伊朗的设拉子；1850年7月9日，在伊朗的大不里士殉教。“巴孛”的意思是“门”。

② 巴哈欧拉是尘世最新一位上帝显示者的名号。1817年11月12日，祂生于伊朗的德黑兰；1892年5月29日，在以色列的海法附近逝世。“巴哈欧拉”意为“上帝的荣耀”。

教义，是其他任何宗教所没有的。祂说一些人在酣睡，须被唤醒；一些人染病在身，须被治愈；一些人幼嫩如稚子，须被训育。不过，所有人都能领受上帝的恩赐和赠礼。

其次，探求真理。就是说，谁也不要盲从祖先。人人应该用自己的眼睛观察，用自己的耳朵聆听，自己探求真理。

第三，上帝所有宗教的基础是相同的。上帝只有一个，因此，宗教只有一个——上帝的宗教。以往所有先知教导相同的基本真理，它们都同样出自上帝之口。这条新教义是巴哈伊信仰特有的。

第四，宗教应该促成人们之间的和睦团结、同心同德。如果宗教成了仇恨纷争的起因，如果宗教导致分裂和攻伐，世上倒不如没有宗教的好。

第五，宗教与科学和理性相互协调。有一个习惯沿袭至今：教义即使违背理性与判断，人们还得照章接受。巴哈伊信仰却教导说，宗教必须与科学和理性相互协调，否则，就是迷信。这一教义为人的灵魂打开了新的窗口。

第六，提倡男女两性平等。这是巴哈伊信仰的特别教义，而所有其他宗教却重男轻女。

第七，消除各种偏见。各种偏见都会毁蚀和平生活的坚实基础，无论是宗教的、种族的、爱国主义的还是政治的偏见。所以，人们得克服自身偏见，才能懂得一个深刻的道理：人类本是一家，不该分崩离析。

第八，巴哈伊教义向世人承诺普世和平。实践巴哈欧拉的原则，就可以实现普世和平。和平会降临在所有国家、政府、族裔、宗教、种族和人类各群体中。其他先知不曾在使命期里许诺和平。这是巴哈欧拉的又一则特别教义。

第九，巴孛与巴哈欧拉教导人人学知识受教育。在巴哈伊信仰中，男孩、女孩都要接受教育，这是一项宗教律法。

第十，巴哈欧拉给经济问题开出良药良方。祂说经济问题的良策就在灵性领域。过往先知的宗教经书里，从没谈到这一重要的人类问题。

第十一，这个新宗教最伟大的新原则是：圣约中心^①的确立与任命。这个教义也是过往先知没有提出过的。巴哈欧拉任命了一个圣约中心，让其继承自己的工作，将巴哈伊信徒团结起来。一个人一旦成为巴哈伊信徒，就得服从圣约所包含的律法。就这样，巴哈欧拉保护了上帝的宗教，使它免除纷争和分裂。谁也不能炮制新教派、新宗派。为了保证信徒们团结，巴哈欧拉跟全世界所有人，包括祂教义的阐释者、解释者，立下誓约，防止任何人用个人的想法和理解来解释上帝的宗教，从而依据自己对圣言的理解来制造教派。

以上是巴孛和巴哈欧拉不同于以往宗教的部分教义原则。在19世纪，千千万万个男女因为不放弃对这些教义的坚信而献出生命。今天，几百万人在生活中躬身垂范这些教义，把它们带给所有地方的所有人群。

在《三个金王冠》一书中，洛厄尔·约翰逊（Lowell Johnson）讲述了三个早期信徒的故事，他们个个赢得了殉道的王冠。他们就是塔希丽、穆拉·侯赛因和库杜斯。

^① 巴哈欧拉任命长子阿博都-巴哈为圣约中心。阿博都-巴哈指导巴哈伊，直至1921年11月28日在以色列海法逝世。“阿博都-巴哈”意为“巴哈之仆”或者“荣光之仆”。

倾国才女初长成 1

“塔希丽”（Ṭáhirih）的意思是“纯洁者”，这是巴孛第一个女信徒的称号。这称号是巴哈欧拉起的，后来得到巴孛的确认。你听我们讲塔希丽的故事，就会知道她为什么被叫做“纯洁者”。

1817年，塔希丽出生在伊朗（波斯）的加兹温（Qazvín），她跟巴哈欧拉同岁。当年的加兹温是伊斯兰教的重镇。她的爸爸是位神职人员兼做老师，是名扬伊朗的聪明的神职人员。她的伯伯也是赫赫有名的神职人员。她的哥哥跟爸爸一样出色。三个男人常常在家里谈论宗教。所以，塔希丽自出娘胎就深受宗教的濡染。

塔希丽跟一般小朋友不太一样。大多数小朋友贪玩，不爱读书。她却用很多时间听爸爸、妈妈和其他家里人谈论上帝和



伊斯兰教。从他们的交谈中，她学到很多东西；同时参悟到家里人在宗教认识上的混乱，他们尚未真正参透宗教的灵性意义。从此，她开始自己研究宗教。

在孩提时代，她就是加兹温的名人，她聪慧伶俐，超群出众，有才女之誉。她的乳名叫法蒂玛·乌姆-萨拉玛（Fāṭimih Umm-salamih），不过没人用乳名唤她。因为她是个出类拔萃的孩子，家里人都叫她“扎琳-塔杰”（Zarrín-Táj，意思是“金王冠”）。她的爸爸开班讲授宗教的时候，来听讲的男子成百上千，却没有一个女子。那时候，特别是在那个地方，女人的地位跟牲口差不多。男人以为女人只会做家务、生孩子罢了。在公共场合，女人总是遮着面纱。

不过，爸爸允许年幼的塔希丽听讲。他说听讲可以，不过得坐在帘幕后面，不能让任何男子知道她在那里。塔希丽的爸爸曾经说：女儿要是个男孩就好了，如果她是个男孩，就可以跟从自己的脚步，给家族声誉增辉添彩了。他不知道塔希丽将来会给他的名字增添多少荣耀。

小塔希丽坐在帘幕后面，高兴地听爸爸讲课。但是，她有时候不能完全保持安静。一天，爸爸的话让她很兴奋，她从帘幕后面不假思索说起话来，她说爸爸刚才的话有错误。爸爸大吃一惊，同时也很恼火。但是，她还是证明了爸爸刚才的话确实有毛病。从此，大家都知道她在帘幕后面。大家甚至允许她参与所有讨论。

十三岁那年，塔希丽嫁给了堂哥穆拉·穆罕默德（Mullá Muḥammad）。父母遵照当时的习俗，为她安排了这桩婚事。穆拉·穆罕默德不是她的如意郎君。不过，她还是跟他生活了一段时间，一起生养了三个孩子。但大部分时间，她在娘家过日子，直至成为赛义德·卡齐姆（Siyyid Kāzīm）的信徒，后来又离开加兹温。

塔希丽是如何知道赛义德·卡齐姆的呢？一天，她去探望一位表兄。她这人无论走到哪里，总是留心别人阅读的书籍和家中藏书。在表兄家里，她看到了两位伟大学者谢赫·艾哈迈德（Shaykh Aḥmad）和赛义德·卡齐姆的书。她将书翻了翻，要借回家去看。表兄说她父亲不喜欢她读这种书，因为它们是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写的。这些书跟她父亲传讲伊斯兰教的方式不一样。塔希丽听了很高兴，因为自己跟父亲也不一样。她承诺会把这些书藏好，表兄就让她把书带走了。其中一本书上说，上帝的新先知快要显现了，祂会实现所有宗教的应许，特别是穆罕默德在神圣《古兰经》里的应许。这本书很有逻辑性和说服力。塔希丽渴望见到两位老师。可是，谢赫·艾哈迈德几年前去世了，赛义德·卡齐姆远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（Karbilá）。何况，女性也不被准许在波斯独自旅行。

塔希丽越来越着迷于谢赫·艾哈迈德和赛义德·卡齐姆的新教义，她逢人就把新教义讲上一番。娘家人和丈夫都很生气，但她满脑子只有即将现世的新导师（Teacher）。她甚至告诉伯父，在新导师现身后，她就是第一个为祂服务的女性，因为她明白伊朗衰敝之深，女人教育状况之差，她想帮助女性同胞。她对伯父说：“噢，新律法颁行尘世的日子，是什么时候啊！我会带头遵守新教义，我要为了我的姐妹们奉献我的生命！”

塔希丽试着跟父亲讨论新教义，父亲却根本听不进去。于是，她给赛义德·卡齐姆写信，把心里的疑问和盘托出向他求教。赛义德·卡齐姆的完美解答，使塔希丽对他更加仰慕。塔希丽非常满意他的解答，撰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来赞美谢

赫·艾哈迈德的教义，捍卫艾哈迈德的教义，驳斥艾哈迈德的论敌。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棒，对谢赫·艾哈迈德教义的解释非常清晰。赛义德·卡齐姆为此写信给她，信的开头说：“噢，我眼睛的慰藉，我心灵的喜悦！”在波斯语里，“我眼睛的慰藉”就是“古拉图-艾因”（Qurratu'l-Ayn）。从此以后，塔希丽就被叫做“古拉图-艾因”了。

2 千里荒漠寻业师

塔希丽接到赛义德·卡齐姆的来信后，决心去卡尔巴拉见他。但找个什么理由呢？父亲绝不会同意她见赛义德·卡齐姆，肯定不让她千里荒漠走单骑，但塔希丽想了一个办法。

卡尔巴拉是伊斯兰教的圣城。每年，都有很多人因为去不了麦加和麦地那而来这里朝拜圣祠。朝拜圣祠是塔希丽的夙愿；尽管身为女人，并没有人期待自己这样做。她跟妹妹谈了谈，两人决定请父亲同意她们朝拜卡尔巴拉圣祠。父亲心里明白，她要是去了卡尔巴拉，势必会见赛义德·卡齐姆。但是，父亲决意让她走一趟。父亲指望她瞻仰伊斯兰圣祠后能回心转意，再次成为真正的穆斯林。

1843年，塔希丽去了卡尔巴拉。她当时二十六岁，是两儿一女三个孩子的妈妈。作为全国最美丽、最有学问的女人，

她的芳名响遍全伊朗。这位伟大的伊朗女人要是留下芳容就好了，可惜她没有相片留下，也没有艺术家在她生前给她画像。结果，关于她，我们仅有灵性的影像。

从加兹温到了遥远的卡尔巴拉，塔希丽直奔赛义德·卡齐姆的家。等待她的却是最沉痛的失望。仅仅在十天之前，赛义德·卡齐姆与世长辞。很多天里，她终日以泪洗面。没能见上新导师，这是她耿耿于怀的憾事。赛义德·卡齐姆的家人留她跟他们一起住，给她看赛义德·卡齐姆的所有著作，其中很多是从来没有公开过的。她如饥似渴地研读着，教导赛义德·卡齐姆的一些学生。她讲课的时候坐在帘幕后面，跟在加兹温时在父亲的课上一样。赛义德·卡齐姆的所有学生清一色是男子，他们听一个女人在严严实实的帘幕后面讲课，感觉一定有些奇怪吧。

3 梦中初遇应许者

塔希丽在卡尔巴拉一呆就是三年。在这段日子里发生了很多事。其中最重要的是：一天，她白天里斋戒、冥想，晚上做了一个梦。梦中，她看到天上有一个年轻人，那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人。年轻人站在空中，反复念诵一些话语并祈祷。塔希丽记住了只言片语，醒来的时候默写出来。

几天以后，她听说妹夫米尔扎·穆罕默德·阿里（Mírzá Muḥammad ‘Alí）要离开加兹温去寻找应许者。消息传来，塔希丽马上给妹夫寄去一封密封好的信，请他转交给他要找到的应许者。她说：“你一定会遇到应许者。替我对祂说：‘祢的面容之光在我眼前闪耀，祢的仪容之辉在我头上高照’。然后祂会说，‘难道我不是你们的主吗？’于是，我们将一致回应：‘祢是，祢是！’我们同声应道。”

米尔扎·穆罕默德·阿里带着塔希丽的信上路了。他在设拉子认出了巴亨，成为第十六位“生命字母”^①。同时，他向巴亨转达了塔希丽的书信和口信。巴亨读信后，马上宣布她为第十七位“生命字母”。这样，塔希丽成了唯一一个没到巴亨跟前的“生命字母”，但她却通过梦境认出了祂！

第四位“生命字母”穆拉·阿里（Mullá ‘Alí）离开设拉子的时候，奉巴亨之命将新信仰带到卡尔巴拉。穆拉·阿里随身带来巴亨的一些阿拉伯语圣作。塔希丽奉读了这些圣作，从中发现了自己梦中听见、默写出的话语。从此，她确信设拉子的巴亨就是自己梦到的人（Man）。

塔希丽如饥似渴地打听巴亨的消息，为此将穆拉·阿里留在身边，用了很长时间向他询问了很多问题。在把一切打听清楚之前，她不让穆拉·阿里休息。她反反复复地研读巴亨的圣作，并将它们译成波斯文。她还以波斯文为巴亨和巴亨的教义撰写专著，创作诗歌。

① 最早认出巴亨的十八个人被称为“生命字母”。

4 遵行神意无险虞

在卡尔巴拉，塔希丽不是孤身一人。她的女伴可是会让你兴趣十足的人物。她们中有穆拉·侯赛因（Mullá Husayn）的妈妈、妹妹，还有一位叫沙姆斯-杜哈（Shams-i-Ḍuḥá）的女人。“沙姆斯-杜哈”意为旭日。她的本名是库尔希德·贝居姆。不过，大部分人不叫本名。她后来有了孙子米尔扎·贾拉勒（Mírzá Jalál），贾拉勒娶了阿博都-巴哈的女儿鲁哈·哈努姆（Rúḥá Khánum）。

很快，在卡尔巴拉，大家都知道塔希丽成了巴孛的信徒，还在伊斯兰教的圣城公开传播祂的信仰。她不仅传讲新信仰，而且拒不庆祝伊斯兰教圣日。在伊玛目侯赛因殉道纪念日（伊斯兰教非常神圣的日子），人们通常要穿黑色的衣服。在那一天，她叫妹妹和其他亲戚把黑色衣服收起来，换上鲜亮明快的

衣裙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，这天是巴孛的生日，是个喜庆欢乐的日子，不是穿戴黑衣的日子！

塔希丽圣日里的举动，传进卡尔巴拉的神职人员耳中。他们向政府控告她举止不端，要求总督传召她并给予惩戒。官员们去搜捕她，却误抓了沙姆斯-杜哈。她听说后，写了封信给总督，说他们抓错了人，应该来捉拿她。总督对这些女士颇不耐烦，派了个卫兵去她的住所看管她。三个月里，政府不准她见任何人。谁也进不了她的房子，也不准她离开住所半步。

很快，塔希丽得到消息：巴孛召集骨干信徒去伊朗的呼罗珊（Khurásán）开会。她听了非常高兴！不过，自己被囚禁在家里，怎么去赴会呢？什么也阻挡不了她。为此，她写信给总督，说自己要离开卡尔巴拉去巴格达（Baghdád）。巴格达仍然属于伊拉克，不过离伊朗边界较近，她可以从那里启程赴会。

卡尔巴拉的神职人员想阻拦她离城。他们说这时候去巴格达会很艰险。其实，他们挽留她的真实意图是：她在伊斯兰圣日庆祝巴孛生辰，总督还没有因此处置她。他们仍指望她受到公开的惩戒。

他们的说辞哪里左右得了塔希丽。她逐个给他们写了一封长信，解释自己要走的理由，说自己一定可以成行——因为遵行神意无险虞！

总督很快就同意了她离开卡尔巴拉。但总督讲明，在关于她的最终裁决下达之前，她必须呆在巴格达。女士们打点好行装，在一些男子的随同保护下，向巴格达进发了。米尔扎·穆罕默德·阿里随行，他是第十六位“生命字母”，曾将塔希丽的口信带给巴孛。他们离开的时候，塔希丽被路人的石子打中了好几次。

他们到了巴格达。塔希丽可以天天传讲圣道了。有些人以前就知道塔希丽，也跑来听讲。他们惊愕于她言辞的气势与力量，说：“她不再是我们从前认识的那个女人了。”她的课吸引了大批听众，很多人开始探求真理，特别是女士们。不久，她从前的很多男学生、女学生，从卡尔巴拉追随到巴格达听她讲课。这就是她的魅力。

在巴格达，像是在卡尔巴拉一样，她邀请神职人员公开讨论新教义。然而，他们都借故回绝了。他们对她的声讨甚嚣尘上，惊动了政府，为了保护女士们，总督把她们送到了巴格达法官的家里。

塔希丽和其他女士在法官家里住了些日子，她们的精神给法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若干年后，他写了一本自述生平的书，书中谈到塔希丽客居他家的日子。这位法官记述说，她每天黎明起身，祈祷，冥想，常常斋戒。他补充说，自己从未见过比塔希丽更纯洁、更博学、更勇敢、更热切献身事业的女性。有一次，他说：“她的知识、教养、礼貌和品德，是本世纪其他任何伟大男性所没有的。”

1847年，她在法官家中呆了三个月。期间，她一直在等待指示。一天，法官捎来总督的口信。他说：“奉苏丹之命：您现在自由了，不过，明天就得离开伊拉克。您得收拾行装，返回伊朗。”塔希丽对此非常高兴，自己正盼着早些上路去呼罗珊参加会议。

千人追隨奇女子 5

塔希丽做好了回国的准备，她了解到有三十多位朋友愿意跟随自己。这些人中有伊拉克人，有从伊朗来投奔她的人。她获得了官方的许可：这些人可以随行。法官派了十个骑兵，由一位将军指挥，沿途护送他们。就这样，他们声势赫赫地上路了，几天之内就到了伊朗边境。从这里，他们独自去克尔曼沙阿（Kirmánsháh），不再有骑兵护送。在去克尔曼沙阿的路上，他们在卡兰德（Karand）村呆了三天。离开村子的时候，有一千二百人自愿追随她，并效命于她。

在克尔曼沙阿，这一行人中，男子合住一座房子，女子另住一所房子。该城的人一听说塔希丽来了，马上涌到她的房子里去看她。更有王孙公子、神职人员和政府官员争先恐后地登门拜访。他们听完她的演讲，被她的知识、气度和美好品格





所折服。她看来无所畏惧。她给来客们诵读巴孛的圣作，对每一个人都是有问必答。就连总督的太太也在听她讲话的女士之列。总督本人听了她对巴孛天启的解释，还接受了这个圣道，逢人就说自己如何敬爱、仰慕塔希丽。

然而，克尔曼沙阿的大部分神职人员，不像行政长官和王孙公子们那样友善。他们找到市长，进谏了许多谗言。于是，市长把这一行人赶出了城。他甚至默许暴徒洗劫他们的房屋，把他们的一切财物偷个精光。之后，他们被扔进马车送到荒漠，又被丢下马车。正是寒气逼人时节，他们却没有食物，没有换洗衣裳，没有被子或地毯。

塔希丽给克尔曼沙阿的总督写了一封信，向他控诉市长的所作所为。她说：“在贵地，我们是您的客人。这就是您的待客之道吗？”这行人中有一个人，步行进城去送信。总督接信后傻了眼，因为他对此毫不知情。他邀请他们作为自己的客人返回克尔曼沙阿。但塔希丽婉拒了。为了巴孛召集的会议，她现在可是归心似箭。

这一行人在哈马丹（Hamadán）村的时候，遇到了塔希丽的兄弟们。他们从加兹温捎来父亲的口谕。父亲想让她回家住一阵子。她虽不想回家，但还是应允了，因为父命难违。离开哈马丹之前，她让一些朋友回伊拉克，一些朋友留在哈马丹。她只留了几个同伴。其中两位是谢赫·萨利赫（*Shaykh Ṣāliḥ*）和穆拉·易卜拉欣（*Mullá Ibráhīm*）。不久，这两位同伴双双殉道，一个是在德黑兰，一个是在加兹温。其他几位同伴是：沙姆斯-杜哈，“生命字母”米尔扎·穆罕默德·阿里和女儿的未婚夫赛义德·阿卜杜勒-哈迪（*Siyyid ‘Abdu’l-Hádī*）。最后两位全程陪同她从卡尔巴拉回到加兹温。

6 圣尊妙计解危厄

塔希丽回到娘家后，家里人召集了家庭会议，父亲、丈夫、伯父（也是她的公公）都参加了。她对家里人坦言自己完全钟情于巴亨的教义。父亲的情绪变得非常激动，说在自己眼中她真的非常伟大。他说：“凭你的才学和智慧，如果你宣称是巴亨或者更伟大的什么人，我马上就赞同你，相信你，而你选择追随设拉子的年轻人，却让我怎么办呢？”

塔希丽答道：“按照我的知识，我不可能错认万千世界之主，那万民期盼的人。我承认祂，完全凭的是理性证据和有根有据的事实。然而，相比于巴亨的知识之洋，我这点知识不过是滴水而已。”

父亲虽然深受触动，不过，眼里最看重的还是女儿不是别人。他说：“你若是儿子，不是女儿，你说自己是巴亨，我也

会相信。”

那天晚上，伯父穆拉·塔基（Mullá Taqí）气急败坏地诅咒巴亨。他大发雷霆，几次动手责打塔希丽。她镇定自若，对伯父说了句讖语：“哎呀，伯父，我看到您满嘴血污。”

第二天，丈夫差来几个女人传话，要她回去跟他一起住。塔希丽无意与丈夫破镜重圆，因为他们不再志同道合。她对这些女人说：“传话给我那虚伪自大的丈夫，‘你若有心做我的贤夫佳偶，就该早到卡尔巴拉见我，牵着我的马车一路走回家。若是那样，在我们的旅行中，我早已唤醒你的疏失之梦，向你指明真理之途。但这注定不会发生。我们分居三年了。无论今世后世，我都不会与你在一起。我把你从我的生活中永远放逐了。’”

她的回答如此坚定决绝，把丈夫和公公气得暴跳如雷。他们立马要搞臭她，说她撒谎成性。塔希丽从容不迫地自我辩护。她用行动表明自己德行无亏，有亏的反而是丈夫。

她父亲为人平和公道。他尽力撮合女儿、女婿，但也无力回天。几周后，丈夫将她休弃了。

正在多事之秋，穆拉·阿卜杜拉（Mullá ‘Abdu’lláh）在加兹温犯下命案，给塔希丽招惹了大麻烦。塔希丽的旅途良伴穆拉·易卜拉欣，被她伯父穆拉·塔基下令迫害处死。穆拉·阿卜杜拉因此怀恨，杀了穆拉·塔基。穆拉·塔基的家人因此对塔希丽更加恨之入骨。他们一口咬定是塔希丽指使杀人。你还记得开家庭会议的那晚，塔希丽对穆拉·塔基说的话吗？她说：“哎呀，伯父，我看到您满嘴血污。”这话传遍了穆拉·塔基的家族，他们说：“除了你没有别人害我们的父亲。

你下令置他于死地。”

他们说的当然不是实情，却害得她在娘家被严加看管起来。他们选了一些女人看守她，除了每天一次的洗漱，不许她踏出房间半步。

穆拉·塔基被杀后，很多巴比遭到逮捕。神职人员觉得这是天赐良机，可以将尽可能多的巴比一网打尽。结果，所有的巴比都被送进首都德黑兰的监狱。巴比们蒙冤下狱，穆拉·塔基的家人还不称心，还想将巴比全部杀死，因为其中一人杀了他们的父亲。

案子被呈送到御前，国王下令只处决凶手，释放其余的人。凶手早已隐形遁迹，穆拉·塔基的家人哪里去找真凶。他们诬赖巴比信徒谢赫·萨利赫，让他做替罪羔羊。你记得谢赫·萨利赫吗？他曾一路陪同塔希丽返回故里。

谢赫·萨利赫遭到逮捕，被告知须为穆拉·塔基偿命。他到了受绞刑的地方，脸上喜气洋洋。他毫不畏惧死亡，反而欢欣喜悦。他兴冲冲地招呼刽子手，好像那人是他的亲密老友。临死前，他赞美了巴孛，说：“那一刻，一认出祢——我的希望、我的信仰，我便舍弃了凡夫俗子的希望和信仰。”谢赫·萨利赫下葬在德黑兰一处穆斯林公墓。

治死了谢赫·萨利赫，穆拉·塔基的家人还不肯善罢干休。无辜的巴比返回加兹温，就被全部处死了。暴民手持斧钁刀叉，袭击手无寸铁的巴比，把他们碎尸万段。巴比们的碎肢残骸被四处扬撒，不可能找到身体的任何部分来安葬。这一切暴行奉穆罕默德之名，发生在伊斯兰教百余位最高宗教领袖休养生息的家园——加兹温城！

穆拉·塔基的家人还是纠缠不休。接下来，他们盯上了塔希丽，一心想让她跟其他巴比一样死掉。

血雨腥风中，塔希丽的前夫穆拉·穆罕默德，踏着父亲的足迹平步青云成了加兹温最高宗教领袖。塔希丽已知敌人谋害自己，给前夫修书一封说：“我的圣道若是真理之道，我敬拜的主若是独一真神，九天之内祂会救我脱离这座房子。如果上帝不救我离开此地，是杀是剐，悉听尊便。”

巴哈欧拉通过一定途径，知道了塔希丽的危境，以及她给前夫的勇敢声明。祂马上派塔希丽的大哥穆罕默德-哈迪（Muhammad-Hadí）去加兹温救妹。巴哈欧拉交给穆罕默德-哈迪一封信，要他转交给他的妻子哈通-詹（Khátún-Ján），再由哈通-詹交到塔希丽手中。

哈通-詹是塔希丽的挚友，是她在娘家被囚期间唯一能见到的人。哈通-詹为了见小姑子，搜肠刮肚百般寻找借口。有时假装洗衣服——什么办法都想了。就这样，哈通-詹给塔希丽送饭，帮她度过了难关。

巴哈欧拉让哈通-詹扮成乞丐，去塔希丽的住处。哈通-詹要将信递到她手里，在门口等候她出来会合，然后火速去找穆罕默德-哈迪。

然后，巴哈欧拉叮嘱穆罕默德-哈迪：接到塔希丽后，要马上来德黑兰。那夜，巴哈欧拉派人送了三匹马到加兹温。穆罕默德-哈迪要带塔希丽到城外一个地方上马，尽量在天亮前到达德黑兰。城门一开，他们马上要去巴哈欧拉的家。巴哈欧拉要他小心行事，别让人认出塔希丽来。巴哈欧拉说：“全能者一定指引你们的脚步，祂的无误庇护保佑你们平安无事。”





一切遵照巴哈欧拉的指示办好了。塔希丽读了信，对哈通-詹说：“你在前面走，我随后跟上。”不到一个小时，塔希丽就上路了。他们把她带到一个木匠家，没人会找到这里来。从那里，他们翻过城墙，到了一个屠宰场，马匹就备在这里。他们顺顺当当地到了德黑兰，在适当的时间进了巴哈欧拉的家。

你看，九天还没到，塔希丽被救出了加兹温的危境。加兹温全城为之震动。他们彻夜搜门查户，缉拿塔希丽。哈通-詹的父亲的房子被洗劫一空。九天之内跳出看管人手心的誓言，惊呆了每一个人。有人因此开始相信塔希丽的信仰非同凡响，其中一些人成了巴孛的信徒。

7 神恩眷佑至天园

塔希丽迈进巴哈欧拉的门庭，心中十分清楚祂是何许人，将来是何等人。她一面未见就认出了巴孃；同样的灵性慧根使她认出巴哈欧拉未来的荣光。早在1844年，在卡尔巴拉之时，她就写了很多诗歌，诗中清楚表明她知道巴孃、巴哈欧拉都是上帝的先知。除此之外，其他一切都不足以鼓舞她，去完成生命最后几个月里的事情。

当年，阿博都-巴哈还是个三四岁的小男孩。有一天，伟大学者瓦希德（Vahíd）求见塔希丽，这是一位早期的信徒，后来在内里兹（Nayríz）殉教。瓦希德等了她半天。当时，她像平常一样把阿博都-巴哈揽在膝头。好长时间过去了，她迟迟不会见伟大的瓦希德。屋里一位女士按捺不住了，说道：“您就不能把孩子放一放，去跟瓦希德谈一谈吗？”她却把小阿博

都-巴哈揽得更紧了，说道：“圣道的守护人，我该舍下您去见圣道的信徒吗？”

众人闻言一片愕然，都摸不透她的意思。时至今日，这事是否真确，已无从考据。不过，有人相信巴哈欧拉对她讲了不少未来之事，特别是阿博都-巴哈多年后为巴哈欧拉遮风避雨、御辱克敌的重要作用。

塔希丽在德黑兰呆了几天后，巴哈欧拉决定送她去呼罗珊。经过长久的期待，由巴孛召集的会议就要开始了。巴哈欧拉本人几天内会随后而行。为此，祂唤来弟弟阿迦-卡利姆（Áqáy-i-Kalím），交待塔希丽出行的事。祂叮嘱阿迦-卡利姆带塔希丽出城时务必十分谨慎，因为卫兵已经接到严禁女人出城的命令。如果卫兵发现她的身份，她可就有去无回了。

阿迦-卡利姆小心谨守巴哈欧拉的所有指示。他跟塔希丽凭着对上帝的信靠走近城门，没有一个卫兵特别注意他们。他们轻而易举地平安出城了，马不停蹄地往前趲行了几公里。

两个小时后，他们到了山脚一处美丽的果园。园子中间有座闲房子。阿迦-卡利姆到处找管房子的人，遇到一位老人家在浇园子。阿迦-卡利姆问道：“这房子的主人在哪里呀？”老人答道：“房主不在这里。这块地皮有争议，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，由我在这里负责照管。”

阿迦-卡利姆得了这个消息十分欢喜，因为，塔希丽可以在这里平平安安地呆上一会。他们邀请老人一起享用他们的午餐。然后，阿迦-卡利姆问他，可不可以照顾塔希丽几个小时，自己好安排去呼罗珊的旅行。老人满口答应了，一切安置停当。



阿迦-卡利姆辞别塔希丽，由同一座城门返回德黑兰，向巴哈欧拉汇报事情的进展，派“生命字母”穆拉·巴吉尔（Mullá Báqir）到果园房舍跟塔希丽会合。事情做得滴水不漏，巴哈欧拉非常满意，祂将那果园称作“天园”。祂又说：“全能者预备那座房屋，就是让你招待上帝钟爱的人。”

塔希丽在那所房子住了七天。随后，跟其他人一起去了巴孃召集的大会。

面纱一掀众人惊 8

巴孛的呼罗珊之会，定在德黑兰和马赞达兰之间的巴达什特（Badasht）村。这是一处偏僻的避暑之地，有不少花园、草地，零星几栋房子。这真是召开秘密会议的理想之地。要是在德黑兰办会就太惹眼了。因为地方安静，巴哈欧拉特意选了巴达什特。

当时，正是初夏时节。巴哈欧拉到巴达什特租下三处花园，分别给巴比领袖库杜斯（Quddús）^①、塔希丽主仆和自己使用。三处花园中央是庭院大小的一片空地，可供信徒们自由惬意地商议事情。

巴孛因在狱中未能参会。

^① 见“库杜斯”的故事。

八十一人聚首巴达什特，参加了新时代的第一次大会。巴哈欧拉每天启示一篇新书简或新注释，请一位巴比吟诵给大家听。在书简中，巴哈欧拉给在场的人起了新时代的新名字。祂自己采用巴孛赐予的“巴哈”之名。曾记否，塔希丽曾被称为古拉图-艾因，正是在这次会议上，巴哈欧拉为她取名Ṭāhirih，即“纯洁者”。一些信徒觉得塔希丽会议后期行事不端，怀疑巴哈欧拉给她的名字名不副实。后来，巴孛知道有人怀疑巴哈欧拉的智慧，狱中遥寄书信说：“关于她，力量与荣耀之舌命名为塔希丽，我本人亦复何言？”换句话说，巴孛表明不怀疑巴哈欧拉的智慧，赞同对她的这一命名。此后，古拉图-艾因就被叫做塔希丽了。

塔希丽坐在帘幕后面，还是惹得很多与会男士大惊小怪。他们想区区一介女流怎能跟男人同堂议事？一位男士当面向她发难，她答道：“我们谈的是上帝，是宗教，是灵性事务，是最最紧要的献身真理之道。您可知我们步步要行上帝之道。您有准备吗？”

当时，巴孛还没对信众透露自己的全部重要地位。祂宣称自己是巴孛（门），但没说自己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，没说律法革新势在必行。巴哈欧拉、塔希丽和库杜斯得为其余信徒接受新奇的革命性观念做些准备。

有一天，巴哈欧拉病卧帐中——这其中确有玄机。库杜斯离开自己的花园，径直来看望巴哈欧拉。不久，其他人齐聚在巴哈欧拉周围——信徒们都在，独缺塔希丽。身为女人，她不能在男士跟前抛头露面，除非是呆在帘幕后面不叫人看见。

人们正围聚在巴哈欧拉的身边。这时，塔希丽传来口信，

要库杜斯到她的花园见她。库杜斯没有从命。这事本不足为奇，不过，稍后的事却令人震惊。库杜斯没去见她，她就来见库杜斯！她不仅到了巴哈欧拉的花园，到了所有男士面前，而且身着盛装不戴面纱！塔希丽异常镇定端庄，她一声不响地悄然走来，径直到库杜斯的身边坐下。

谁也没见过这种事！人人心惊胆战困惑之极。惊骇之下，一个男士自己弄破喉咙，从塔希丽面前逃之夭夭。很多人相继归去；余下的人呆立在她面前。这期间，库杜斯一直稳坐如山，不过怒容满面，好像随时会手起剑落杀了她。

塔希丽一点也不怕库杜斯发火。她脸上洋溢着喜悦和胜利的神色。她并不理会同伴们如何惊恐愠怒，站起来用《古兰经》式的风格讲话。她是一位诗人，她当时的用词美极了。在结束讲话前，她引了一句《古兰经》：“确然，在花园里河水边，虔诚的人在大能君王（King）面前稳坐真理之位。”

那一刻，他们确实坐在临河的花园里。塔希丽说话之间把巴哈欧拉和库杜斯都看了一眼，这样，在这两人之中大家分辨不清谁是她说的君王。她接着说：“我就是应许者要说的话，那让尘世权贵惊恐的话！喇叭奏响了，巨大的号角吹起来了。”塔希丽的几句话唤醒了昏睡的灵魂！在她说完这些话后，巴哈欧拉命人诵读《古兰经》的《真灾章》，这章讲的是复活日。这表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——复活日开始了。

塔希丽对库杜斯说：“你在呼罗珊服务圣道时不够谨慎。”库杜斯回嘴说：“我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，不受教友意志和喜好的辖制。”塔希丽背转身来对其他人说：“这是一个欢乐的日子，是忘怀过去一切的日子。我们有幸分享这伟大时





刻，让我们所有人起身拥抱吧。”

一个女人蒙选向巴亨的信徒宣布新时代的新律法。这似乎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。它表明新时代与旧时代的确完全不同。比如，女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要跟男人平起平坐。由一个女人负责宣布终结旧律法，这表明一切事情要经历大变革了。

但是，大变动招来大考验。因为会上每天废除旧律法，大部分人越来越糊涂了。有人以为巴亨缺席的情况下变革旧法是个错误。有人求助于塔希丽，奉她为这类事情的唯一法官。有人觉得库杜斯是判定这类事务的合适人选，因为他被看作巴亨在这次会议的真正代表。有人相信库杜斯和塔希丽都对，这次会议注定是对他们信仰的一场考验。

塔希丽与库杜斯的争锋激辩持续了几天。塔希丽向巴比们诉道：“库杜斯犯了很多错误，我奉巴亨之命来这里教导他。”库杜斯回应说：“塔希丽才是迷误的人。谁跟随塔希丽，谁就误入歧途。”几天后，巴哈欧拉介入进来，以祂的奇妙方式终止了全部争辩。祂使塔希丽、库杜斯重归于好，他们重新用建设性的方式去服务。

巴达什特会议持续了二十一天。很多巴比去了马赞达兰，包括结伴同行的塔希丽和库杜斯。但是，与会巴比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招来了周边很多居民的反对。

在尼亚拉村，巴比遇到伏击，丢了很多财物。阿莫勒总督下令逮捕了巴哈欧拉。塔希丽被押送回德黑兰，关在市长马哈茂德汗（Mahmúd Khán）的家里。

不做王后做导师 9

一天，塔希丽被带到国王纳赛尔丁·沙阿面前。国王见了她说：“我喜欢她的长相。放了她，随她去吧。”但塔希丽仍然被幽禁在市长家里。

塔希丽被囚期间，先被安置在一间没有楼梯的小屋。她每次进出都得先搭梯子。伊朗有位公主是诗人，她特意绕行这里，盼望一睹塔希丽的芳容。公主有幸瞥见在阳台上漫步的塔希丽。后来，公主在一本书里讲到塔希丽怡然自乐。史书和故事书凡讲到塔希丽的地方，总是说她很快乐——对她的宗教满心欢喜。即使身陷大难也总是热情开朗，她总是用自己的勇气鼓舞别人。她不仅是一位殉道者，还是一位爱笑、快乐、美丽的年轻女郎。

据传，国王让市长给她捎信，要她放弃巴孛的信仰，重新

做回真正的穆斯林。国王说若她做到，自己愿娶她为妻，让她掌管王宫内院宫娥妃嫔。她以诗作答写在国王来信背面。回信大意如下：

“疆域、财富、统御属你，
流浪、行脚、灾殃归我。
那若尊贵，送至你怀，
这若卑贱，我自寻来！”

国王读罢回信，对她的勇气和美好气质大发感慨，说道：“真是旷世奇女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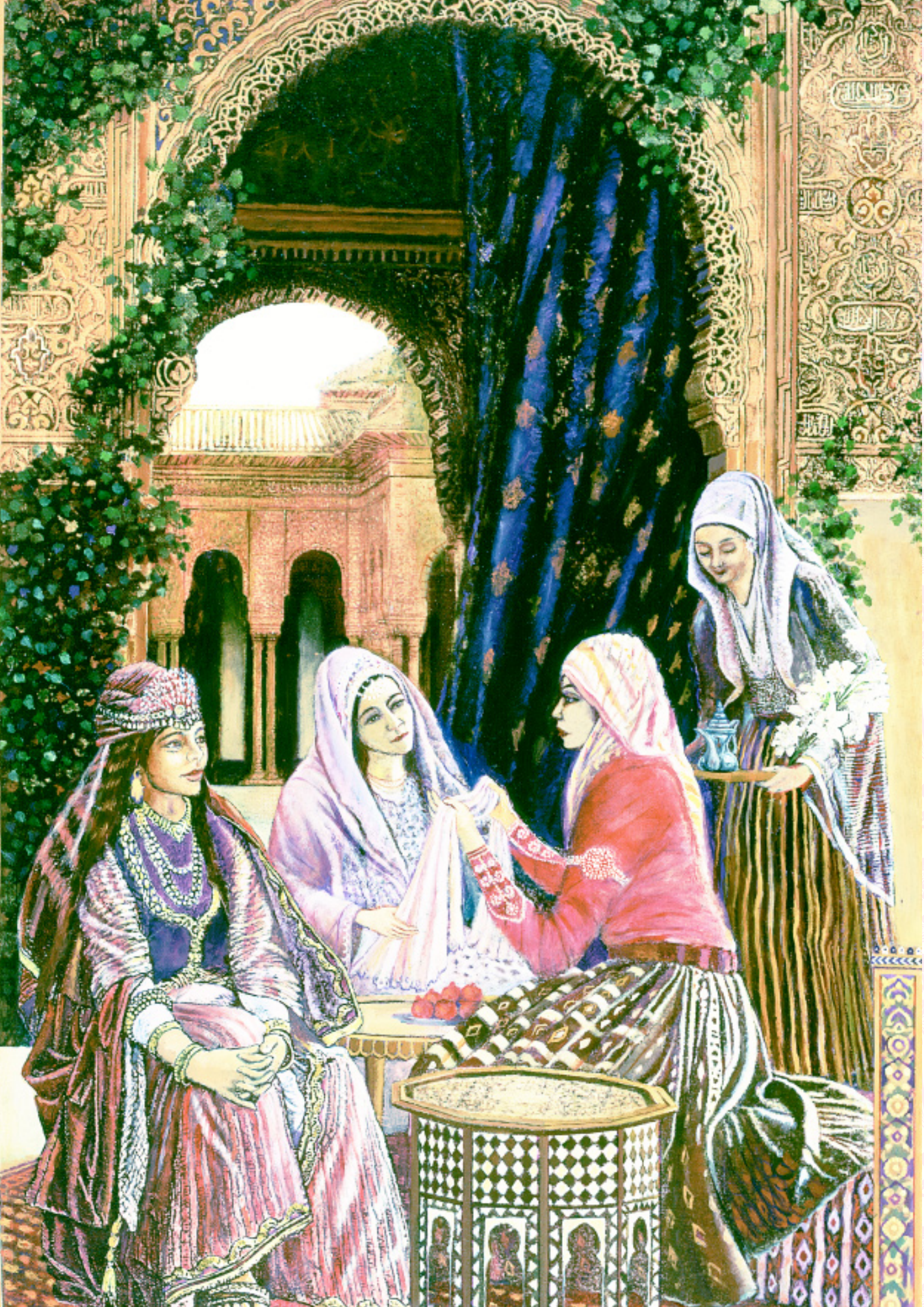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市长家里大摆筵席高朋满座。那天是市长公子大婚之日。席间自然少不了本城的贵妇——公主、大臣的夫人、其他重要的女士。市长花重金备下乐人、歌舞和最好的娱乐节目。宴乐间，塔希丽开始讲话。贵妇们听得入了迷，忘了音乐和歌舞，一整天都在听她高谈阔论。

住进德黑兰市长家不久，她就开始受到家中女眷的青睐。她们让她离开那间没有楼梯的小屋，住进她们自己的家里。她们给她二楼有阳台的好房间。她还是囚犯之身，不能离开屋子。不过，她要见多少访客都行。

德黑兰的绅士淑女都来跟她晤谈。她在市长家就这样连住了三年，这是她为圣道提供最重要服务的三年。

她对淑女们言明伊斯兰教中女人地位卑微，而在巴比教中女人得到更多的自由和尊重。通过她的话语，很多女性成为了巴比。

日子本可以这样继续很多年，若非有个年轻人行刺国王。很多巴比因此受到虚妄的指控。首相派了两位神职人员，来访



查塔希丽的讲话；他们拜访了她七次。塔希丽每次跟他们交谈，坚称巴亨是穆斯林期盼的伊斯兰教应许伊玛目（Imám）。他们极力向她表明巴亨不可能是应许者；据伊斯兰预言，伊玛目出现在贾布勒加（Jábulqá）和贾布勒萨（Jábulsá）——巴亨出现在设拉子。塔希丽说那些预言是伪作者炮制出来的，贾布勒加和贾布勒萨根本是子虚乌有的城池，是病态头脑的臆想。可是，无论她怎样解释巴亨的教义，他们总是固执一词——应许者来自贾布勒加和贾布勒萨！

最终，她被两位神职人员磨得没了耐性。她说：“你们的推理跟无知的傻孩子一样，颠来倒去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些蠢话和谎言，什么时候能抬头观看真理之阳？”

两位神职人员被这句话怔住了。他们起身说道：“何必跟非信徒枉费唇舌？”回家以后，他们以神圣《古兰经》的名义挥笔判处她死刑。

据她的一位亲属讲述，她被杀前一天奉召面君，国王问道：“你为什么是巴亨的信徒？”她的答复是《古兰经》的一句话：“我不崇拜你们所崇拜的，你们也不崇拜我所崇拜的。我不会崇拜你们所崇拜的，你们也不会崇拜我所崇拜的。请让我崇拜我的，你们崇拜你们的。”

国王听罢经文，垂头闷坐良久，然后起身走出房间，并无一句言语。国王没有下令处决塔希丽，对第二天的行刑毫不知情。事后得到消息，国王悲痛流泪不已。

杀身成仁芳名远 10

塔希丽的去世说法众多。大家对她被杀的确切方式莫衷一是。但一致的是：她预先知道大限将至，便将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就像新娘迎接大日子一样；并在见到刽子手时勇敢无畏。

据说，临死关头，她对一个守卫说：“您随时能杀死我，却挡不住女性的解放。”

关于她如何殉道，市长妻儿的描述可能最为完备。在那个最后之夜，他们陪在她身边。

那是她觐见国王的第二天。神职人员下密令处决她。密令被传达给了市长和警长。

市长公子讲到，“秘密被害那天，她似乎知道有事发生。她沐浴更衣后下楼来见我的家人。她向每一位道歉，说自己在

我们家住得太久，太过打扰我们。她就像旅行的人要上路一样，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中。日落时分，她像平常一样在阳台上来回踱步。她没有向谁说话，独自轻声自语。她这样呆到日落三个小时。”

“傍晚，父亲当面吩咐我说：‘我做了一切必要的安排，责成所有守卫今夜要十分警醒，严防外人知道塔希丽要被处决的命令，或来搅局阻挠。现在，我想让你随同卫兵去把塔希丽带到警察局。等到事情完结，回来报与我知，我好面君覆命。’”

市长夫人虽不是巴比教徒，却十分看重塔希丽。市长夫人描述了她的最后一夜：“那天晚上，她把我叫到她的房间。我走进房间的时候，见她穿着雪白的丝绸衣裙。房间里清香四溢。见她这样，我很惊讶。我问道：‘为什么这样打扮，为什么满屋清香？’她答道：‘我准备去见我的挚爱者。我不再是你家的囚犯。’我呆呆地想着她要离我们而去了，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。塔希丽极力劝慰我。她说：‘不要哭泣。这不是哭泣的时候。请听我说。我想把遗愿告诉您。我希望您派令郎陪我去行刑地，如果卫兵要拿我这些衣裙，他可以挺身保护我。我想把遗体埋进深坑，用泥土和石块掩埋。我去后三天，一个女人会来找您。把我现在交付与您的包裹转交给她。我最后的希望是，在我离开这栋房子之前，别让任何人进入我的房间。在我最后的祈祷与冥想中，别让任何人进来搅扰。我今天立意斋戒——直到当面会见我的挚爱者。’”

“塔希丽说完这些话，请我离去并将她的房门锁紧，不到最后时刻不来开启。她要我严守她将赴死的消息，直到她的敌

人自己喧嚷出来。

“我遵命照办了，锁了她的房门，回到自己房间。我忍不住珠泪滚滚。我在床上躺了几个小时，心心念念想着伟大的塔希丽，想着不久就要万事皆休。我祈求道：‘主啊，主啊，如您愿意，拿走她渴盼痛饮的这杯盏。’

“那个白昼和夜晚，我几次溜到她的门边潜听。每次都听到她向挚爱者低吟浅唱祈祷文的声音。她的歌喉美极了，我陶醉不已，几乎站立不住。日落后四个小时，我听到叩门声。我赶紧找到我儿子，转达塔希丽的最后心愿。他保证仔细遵守每一条嘱托。然后，我儿子走向大门，看到等候在门外的守卫。他们要带走塔希丽。

“听到他们的声音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。我慢慢地挨到塔希丽的门边开锁，看到她戴着面纱准备出门的样子。她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，哼唱着一首悲欣交集的祷文。她一看到我，就迎上来吻我。她把衣柜的锁匙交给我，说道：‘我在衣柜里给您留了点小玩意，算是我在您家住过的一点纪念。每当您打开衣柜，看到我留下的东西，希望您会想起我，为我感到欢欣快慰。’

“她说完这些话，说了最后一声‘再见’，就随我儿子离开这栋房子。我倚门而立，亲眼看她跨上警长给她预备的骏马。她骑马出了我家庭院，与我儿子和一些守卫去了殉道之地。”

三个小时后，她儿子回到家来。他满脸泪痕，大骂警察和守卫。

“妈妈，今晚的事真是一言难尽。从咱家出来，就奔了

城外的伊尔哈尼（Ílkhání）花园。
我到警察局知会警长。他在那里等我们，不过喝得酩酊大醉。他问：
‘路上有人认出你们吗？’我说
‘没有’。他唤来一个仆人，吩咐道：‘拿上这条手帕，朝那巴比女人颈上一绕，勒死完事。她招引很多人脱离穆罕默德的道路。’仆人出了房间，我尾随而出。仆人继续走着。我在门口站定。仆人走到塔希丽跟前。塔希丽看看仆人，说了几句话。突然，仆人掉头往回走，低着头喃喃自语，讲的是土耳其语。仆人出了大门一去不回头。

“塔希丽把我召唤到身边，让我向警长提个特别请求。她说：
‘显然，他们想勒死我，很久以前，我留了条绢帕，希望用它了结生命。我把它交到你手里，你让那醉鬼用它取走我的性命。’

“我去到警长身边，他已烂醉如泥。他不耐烦地吼道：‘别打扰我们的欢宴。勒死那个巴比女人，把尸身丢进坑里。’我对这道命令惊诧极了，因为这正是塔希丽的心





愿。我没问他允不允许刽子手用那条绢帕。我径直找到两个守卫，他们觉得那条绢帕很合用。

“一个醉醺醺的仆人应召而来，把那条绢帕接了过去。警长说：‘你是勇敢的男人，勒死这女人行吗？’仆人依允了，一走近塔希丽，迅速用绢帕缠紧她的喉咙。她渐渐昏了过去，瘫倒在地上。这是一种缓慢的死亡，好像用了很长时间。最后，仆人踢了她的侧肋和前胸，行刑就算结束了。”

“我忙去找这里的园丁，向他寻一处理骨之地。他把我引到一眼井边。这井新近开挖，中途被废弃。在其他人的帮助下，我把她放进她的墓穴，掩上泥土和石子，就像她要求的那样。”

荣耀的塔希丽就这样了却一生。她殉道三天后，市长夫人迎来一位女客。市长夫人讲道：“我对了女客的姓名，是塔希丽所说的人。我把塔希丽托付的包裹递到女客手中。我之前没见过那位女客，之后也没有再见过。”

塔希丽1852年8月殉道，1817年出生。她跟巴哈欧拉同年。她35岁在德黑兰殉道。从初闻巴孛来临至殉道历时不足九年。她的生命绚烂而短暂，悲壮而跌宕。至今，巴孛大部分早期门徒的生平鲜为人知。但塔希丽的生活迅速为人所知，声名甚至远播欧洲的都邑。各民族、职业、文化背景的许多男女讴歌她，对她的壮举和牺牲钦佩不已。

世人铭记她为首位女权殉道士；巴哈伊缅怀她，就像其他宗教的人尊崇萨拉、阿希叶、法蒂玛和童贞女马利亚一样。她在巴达什特会议和德黑兰的呼吁，标志着一千二百年古老伊斯兰教律法的终结和新时代的来临。

尾声

下列引文是亲朋故旧与历史学家讲述塔希丽世界价值的文字。

塔希丽殉道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，传到伟大女演员萨拉·伯恩哈特（Sarah Bernhardt）耳中，她要求给她写一出塔希丽的生平戏剧。可惜，合适的剧本一直没有出炉。

1927年，一位伟大的伊朗王子在国联说，“惊闻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塔希丽在德黑兰殉道时，我只是个毛头小伙子，跟您说啊，我哀哀痛哭了三天。”

苏莱曼·纳齐姆·比格（Sulaymán Názim Big）是土耳其的伟大作家和诗人。他著有《纳赛尔丁·沙阿与巴比教徒》一书。他书中记述塔希丽生平的结语是：“噢，塔希丽，您比一千个纳赛尔丁·沙阿更宝贵！”

玛丽安娜·海尼施（Marianna Hainisch）女士，生活在奥地利的维也纳，她是1925年奥地利总统的母亲。她说：“伊朗加兹温的塔希丽（古拉图-艾因），是我毕生最崇拜的女性。听说她的故事和殉道时，我只有17岁，但我那时就暗下决心：‘塔希丽为波斯妇女舍命，我也要努力为奥地利妇女做

事。’ ” 玛丽安娜·海尼施女士为妇女争取自由和教育，她一生所做的一切是其他奥地利女性望尘莫及的。

爱德华·G.布朗（Edward G. Browne）教授是一位研究过巴比、巴哈伊教的英国历史学家，他还拜见过巴哈欧拉圣尊。他谈到塔希丽时说：“这样的女人，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，都是绝无仅有。她出现在伊朗这样的国家，是奇观，不，近乎奇迹。她在伊朗女性中是无与伦比、名垂千古的人物，因为她兼有惊人的美貌、罕见的智慧、激昂的口才、无惧的忠心和光荣的殉道。若说巴孛的宗教没有其他伟大之处，孕育出塔希丽这样的女英雄已经足够了。”

吉纳卜-阿迪卜（Jináb-i-Adíb）是一位著名的巴哈伊传导体，曾在阿卡拜见巴哈欧拉。他在亲笔署名的一段文字中说：

“在德黑兰的每场聚会上，塔希丽得到绅士淑女的一致称赞和尊崇。很多出身高贵的可爱女士来看她，被她充满希望的话语所鼓舞而心怀喜悦。所有人都被她的口才所吸引，各个阶层的人，甚至皇室贵胄和国家重臣，在她面前都谦卑地鞠躬致敬。她的言语和解释传遍整个伊朗，她的博学多识和科学知识没有任何人有一丝一毫的质疑。

“我年少时师从米尔扎·阿卜杜勒-瓦哈卜（Mírzá ‘Abdu’l-Vahháb）学习哲学。他是塔希丽的弟弟。每有疑问或错误，我会向他求教。一个夏日，我到他的私宅找他。他独自在家。当时天气炎热，他身穿宽松轻便的长袍。我稍事小坐，瞅个机会说：‘有些问题想问不敢问。请您允许，我再问您。’他同意了。我接着说：‘关于塔希丽的学识和完美，坊间传得神乎其神、不可思议。您知道的比谁都清楚，我向您了解这事的虚

实。’

“他长叹一声，幽幽说道：‘你只是听说塔希丽的只言片语。哎，你没有见过她！说真的，有她在座的会议，我和其他任何人都哑然无语。她好像熟知过去未来一切书籍。她阐释论题时引经据典，有名的书籍逐页倒背如流，谁有能力反驳她……’

“从此，神职人员禁止女人读书，怕她们成为塔希丽那样的信徒。”

这些是表明她伟大的记录、赞语和证词。她重要性的真正衡量尺度是她在今天的影响力。她的牺牲对当代伊朗生活影响有多深，有个说法讲得比什么都清楚。这个说法是：今天的伊朗爸爸们督促女儿们进步时会说：“做个塔希丽，做个古拉图-艾因！”

资料来源

阿博都-巴哈，《忠信群英传》（威尔梅特，1971）

巴哈欧拉、阿博都-巴哈，《巴哈伊世界信仰》（威尔梅特，1956）

守基·阿芬第，《神临记》（威尔梅特，1944）

埃斯尔蒙特，《巴哈欧拉与新纪元》（伦敦，1974，威尔梅特，1950）

纳比勒，《破晓群英传》（威尔梅特，1932）

玛莎·鲁特，《纯洁者塔希丽——伊朗最伟大的女性》（卡拉奇，1938）

穆坚·莫门，《巴比、巴哈伊教（1844—1944）：一些同时代西方人的记述》（牛津，1981）

尾声中的引文，除吉纳卜-阿迪卜的话出自《纯洁者塔希丽》第69-71页，其余引文均出自《纯洁者塔希丽》第84、85页。

译自南非巴哈伊总会2002年英文版*Three Golden Crowns*，英文版权归属南非巴哈伊总会。

塔希丽

Tāhirih

著 者：洛厄尔·约翰逊

译 者：白 巾

绘 画 者：伊万·劳埃德

责任编辑：周 彬

装帧设计：赵晋锋

出版：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
地址：19A, Jalan Bandar 6/1
Pusat Bandar, Puchong
47100 Puchong, Selangor
Malaysia
电邮：bpt@bahai.org.my
网址：www.mybahaibook.org

遵行“署名—非商业性使用—相同方式共享”的CC协议

